

元宵節燈會

奧托、里恩、派特森 @otto_0107:

悠實 @yume0724:

奧托的戀情在他不知道的時候已傳遍禁閉室上下，整個地下室都明白奧托的辦公室每隔一段時間都有個『不準打擾』的時候，對象的資訊也對所有禁閉生保密，避免被牽扯出事，這是派特森所做的體貼的叮囑，眾人只要在一旁默默的守護那青澀的嫩芽，看著他日漸增長、享受綠葉散出的幸福芬多精即可，他原本是這麼打算的。

「為什麼反而倒退了？」里恩在派特森的辦公桌前盯著自己的小筆記本，二月的部分沒有出現『萩原』二字，連奧托上班中無故外出的紀錄都沒有，「都互相交換本命巧克力了...為什麼！！」他忽然覺得以前被兩人含情默然的氛圍折磨還比現在的乾焦急來的好過。

「別去瞎攪和，那是他們的事。」派特森翻著書，懶得理會里恩的八卦心思。

派特森多少能猜到不進反退的原因，『因為悠實退了』，雖然不清楚是為什麼，但以奧托的個性來看絕對不會退縮，也因為奧托的個性並不會主動把悠實追回來，才形成現在距離被拉開的狀況。雖然專攻心理，但這樣的麻煩事派特森可不想接近，跳進去只會沾的滿身泥濘，猛然回頭那兩人不知何時開始甜甜蜜蜜的狀況非常有可能，想想就覺得不爽.....

「.....有了！」里恩猛地拍響木桌，硬是把派特森眯著的雙眼震開一個隙縫。

「我不參加。」

「最後最重要的步驟就交給你了！」

「我得了下山就會全身酸痛的病。」

「那是你太少運動了啦！」忍不住吐槽一句，長那麼高大卻和自己的體能相差無幾，真是有那麼點可惜，「放心，所有的規劃就交給我吧！」里恩握緊拳頭看向筆記本中陌生的節慶，『元宵節燈會』。

里恩呆站在奧托身旁，不可置信的望著奧托的衣櫃，襯衫、軍服、西裝、內著、睡衣、羽絨外套，種類一致、黑白劃一，活像百貨公司架上的商品，而奧托本人就像櫥窗裡的模特兒——還沒穿上衣服的黑色模特兒，除了微微露出的襯衫，奧托整個人黑的就要沒入背景裏，里恩本想好好替他打扮一下，沒想到現在穿著的樣子已經是最好。

「所以，我們可以出發了吧？」奧托將里恩堅持的『特別感』馬尾撥到背後，插著腰迫不及待的想出發。

「...嗯，還有一個人要一起去喔！」回過神，里恩燦笑著意味深長的回應奧托，他故意不讓兩位知道彼此會參加，製造意外的驚喜。

裝扮確認完畢，兩人前往搭乘下山纜車的地方，後頭還有一個懶散的身影拖著腳步緩緩跟著，派特森抱持著監護人的心態還是跟來了，放里恩一個人實在不可靠。

三人就站在入口旁等待第四位成員出現，里恩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確認筆記本中的行程，事主奧托倒是悠閒的和派特森閒聊，不在意里恩的刻意隱瞞，他就像個孩子一樣期待著從未聽過的活動。



難得的被朋友邀約去參加城下的元宵活動，悠實完全沒有發現里恩背後的小小計畫，被朋友邀約的開心感稍微取代面對奧托時的酸澀感，腳步輕快的離開軍區的建物。

和月季申請外出許可時意外的對方很快就簽了同意書，不過她要求了要悠實以防萬一，帶上她另外準備的抗焦慮藥及注射型鎮定劑，出發前一日也先做了相關的心理治療及藥劑治療，悠實並不習慣待在人多的地方，只希望這能稍微減輕在人群中之的緊張感。

悠實小跑步的往纜車站入口處前進，今天身上穿著輕便的連帽風衣，不過因為怕冷，裡面搭配的是高領的上衣和薄毛衣，就算現在是早春，小島的夜晚仍是偏涼的，一如既往的戴著耳機，悠實在入口前看到人影時本想出聲喊里恩，卻在看到那抹黃黑色的人影時因為過度驚嚇跌倒了。

「萩原長官！？」幾乎是同時看到對方，里恩的手才剛舉起，招呼聲便成為驚呼聲。

第一次見面時沾滿奶油和巧克力，發情期到了卻沒帶到重要的抑制劑，而現在不知為何跌倒了，悠實冒失的都令里恩擔心著。

一聽到關鍵字，奧托拋下談著同事八卦的派特森立刻跑到悠實身旁，他蹲下身伸手扶著悠實的臂膀，隔著手套和衣物的肢體接觸不斷遊走在月季的命令邊緣，若讓奧托知道有這樣的命令他肯定後退三步以外，不讓意外接觸發生，杜絕任何傷害到悠實的可能。

「哪裡痛嗎？」沒有化妝的奧托眼型下垂的很明顯，隨著關心的話語他越靠越近，就像從前那樣想將人摟進懷中。

被奧托扶起，悠實怔怔的被拉起身，奧托伸手要抱住自己時才驚醒，趕忙推開對方，和奧托維持兩步距離。

「我、我沒事……謝謝…」視線看往右邊，為什麼奧托先生會在這裡？里恩完全沒提到啊！

慌忙的三步併兩步往入口方向走，剛剛跌倒意外的不怎麼痛，自己走沒什麼障礙，悠實的舉動明顯的有些想避開奧托。

「為、為什麼奧托先生會在這裡…？」跑往里恩，悠實小聲的問著，還不時瞄往後方的奧托。

奧托默默地收回手，落寞的望著離去的背影，頓了下才走向三人。

看著兩人的互動里恩在心裡流了點汗，看來肯定是吵架了吧，大概是奧托長官少根筋的說錯話還沒自覺，萩原長官又不好意思直說才會如此尷尬，里恩的猜測夾雜著自己的不滿，還在筆記本上挑選適當的時機想偷偷跟奧托咬耳朵。

派特森倒是被這氣氛弄得頭痛，壓抑的心情、說不出口的猶豫，在情場上打滾不少次的老手相當能體會空氣中的酸澀，正因如此才更不想來淌混水阿……

「因為奧托長官對那個元宵節燈會也很感興趣嘛，以前都沒聽過呢！」小聲的回應著，就如里恩所說，原本擬定的好幾個文案都還沒用上，奧托便主動說想跟著去，意外的毫不費力。

「人都到齊我們出發吧！」里恩雙手搭著悠實的肩膀往站內走去，不讓人有機會拒絕。

聽到這句的奧托才明白第四人就是悠實，想到接下來能跟悠實一起，所有陰霾一掃而去，比剛才還顯得更開心，跟著三人的腳步前進。

雖然本來自己已經決定最近都要避開奧托了，但是人都來了，總不可能又突然說自己有事，悠實只好順著里恩跟著走進站內，臉上掛著困擾的表情，不知道該怎麼度過今晚才好。

搭乘纜車的時候悠實硬是拉著里恩坐了自己旁邊的位置，就是刻意不要跟奧托離得太近，一路上不發一語地盯著窗外的景色發呆，似乎在思索著些什麼。

奧托繼續和派特森閒聊，依序進入纜車就坐，里恩進退不能，只得乖乖坐在中間，悠實安靜的不好打擾，他轉頭注意右手邊的話題，兩人在聊著宿舍新熨斗的溫馨日常，話題不斷相當投機，整個空間中絲毫沒有戀愛氛圍，里恩開始煩惱該怎麼進行他的計畫，翻著筆記本認真地思考著。

「那個，萩原長官知道元宵節嗎？」里恩向悠實問著，先試著讓雙方有機會眼神交流，總比一直迴避著來的好。

「嗯？知道啊.....那是東方的一個節日，...發源自中國，好像是農曆新春的最後一天的樣子，
嗯.....傳統上，那天的習俗人們好像會猜燈謎跟吃元宵...還有放天燈。」聽到里恩的問題，悠實稍微想了想，偏著頭回答了自己知道的部分，「我知道的大概就這些吧.....」

「萩原長官以前有在慶祝這個節日嗎？軍營裡都沒有動靜...」悠實說的跟里恩查到的資料差不多，不知道實際慶祝時會是甚麼樣子，他在腦中構想著，浮現的是包著各種餡料的元宵，豆沙、芝麻、棗泥、白糖...搭配熱呼呼的紅豆湯或薑湯，軟嫩的元宵在湯中沉睡等待被喚醒，里恩吞了吞口水就像手上就有一碗似的。

奧托和派特森停下閒聊，一起聽著悠實的解說，派特森雖然沒聽過元宵節但他有聽過相當知名的放天燈，中國以外的國家也有類似天燈的東西，雖然他更憂心火災意外或殘骸的污染等等。

奧托聽得相當仔細，可惜他沒一件事聽得懂，農曆？燈謎？元宵？天燈？他放棄無用的思考，反正待會就能見到這些東西了沒必要糾結，繼續聽著談話的進行。

「小時候元宵節到的時候母親會包元宵.....」悠實頓了頓，眼神有些動搖，「我也會幫忙...還有點燈籠...大概就這些吧，街上的活動我也很少去。」雖然有去是有去過，但是母親和自己上街慶祝節日的日子寥寥可數，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了，不過自己是有和父親去過幾次，每次都非常開心。

「因為是東方的節日.....軍營裡應該比較少人在慶祝吧。」說著的同時悠實的視線險些和奧托對上，他趕忙又移開視線，避免自己又動搖了。

「元宵.....」里恩一臉快流口水的樣子，腦中白嫩的小東西被湯匙鏟開，細黑的芝麻餡緩緩流下，將白色小碟子鋪滿，滾滾的蒸氣還帶著薑糖香，他已經完全陷入了食物的誘惑之中，沒注意到悠實的舉動。

看到里恩那個樣子旁邊的兩人立刻明白元宵是一種食物，以一個吃貨的思維來看，此次的行程大概有六、七成是為了這個東西吧，明明下午才剛把冰箱裡沒人吃的巧克力蛋糕解決掉，現在就已經像餓了一整天似的。

「悠實喜歡吃元宵嗎？」即使視線明顯地避開自己，奧托仍向悠實詢問著，想知道更多悠實的喜好。



「嗯.....喜歡啊，...大概跟糯米丸子差不多程度.....不過都是類似的東西就是了.....」當然他最喜歡的還是巧克力，不過父母那邊的傳統點心也都多少吃過，小時候中西式的大概各占一半，或許應該說悠實只要是甜食幾乎都喜歡，也不怎麼挑食，母親的教育讓自己成為一個好孩子，不過有時也常被人說太過於聽話了，甚至是對周遭環境都有些畏懼的程度。

盯著自己的膝蓋，手擺在腿旁拉扯自己垂在身旁的外套布料，悠實不自在的漂移著視線，怎麼還不快點到站呢？

「糯米丸子！！那個也很好吃！我喜歡配著紅豆餡的～」聊著食物的里恩渾身散發光芒，人生最美好莫過於享受美食。

「多買一些元宵回去。」奧托敲了下里恩的筆記本，正大光明的要里恩動用經費。

「！沒問題！」聞言里恩非常開心的動筆做紀錄，他本來就有打算借用悠實的影響來買元宵，得來全不費工夫，就算悠實不常來似乎也不錯...他已經在期待未來的冰箱清潔了。

一個吃貨，一個盲目，派特森提醒自己要跟緊里恩，不能讓里恩吃太多元宵而鬧肚子，也不能讓他亂買東西，一想到這裡就感到疲累，如果有下山症候群，派特森肯定每項都中。

看著里恩開心的樣子跟雀躍的語調，似乎對方真的很喜歡吃甜食啊，就跟自己一樣呢，悠實稍微勾起嘴角笑了笑，和緩了一些心情。

隨即聽到奧托說要多買些元宵回去，悠實困惑了下，印象中對方是不喜歡甜食的.....難道奧托喜歡吃元宵？不過元宵也有包肉的嘛，猜測著各種可能，悠實又將視線移往窗外，說起來，不知道奧托喜不喜歡他之前送的巧克力.....

里恩提筆計算著經費，嘴邊還喃喃著其他日本有名的食物，拉麵、大阪燒、丼飯...若不是擔心海鮮有可能過敏，他也很想嘗試壽司一類生鮮的食物，對一個舌尖探險家來說，食物過敏真的是相當高大的阻礙阿。

奧托和派特森繼續閒聊著溫馨日常，像之前教里恩一樣分享釘書機使用技巧，從傳統訂書機聊到環保無針釘書機，兩個高大的軍人在討論著細緻的話題，坐在對面同車的人不免多看了幾眼，這或許是坐辦公室的附帶影響吧。

見里恩認真的把注意力擺在筆記本上，悠實一邊聽著另外兩人的閒聊，把視線又放回窗外，纜車緩緩駛入山下的站內，靜靜地等待門開啟，悠實這才提醒專注的里恩該下車了。

悠實最先下車，下車後仍隔著奧托一段距離，就是不願意站的太近，只好拉著里恩當擋箭牌，即使對方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困擾的樣子。

太陽帶著紫紅色的雲彩逐漸沉入海平面，走過幾條街便能看見兩側屋簷下掛著的紅色燈籠，在逐漸轉黑的天色下散發光輝，節慶的熱鬧氛圍越來越濃厚，路上可見提著燈籠的孩子或穿著中國服飾的人們，雖然這並不是當地的節慶，大家仍相當融入，享受這特別的異國風情。里恩領著眾人前往活動地點，悠實緊跟在側，偶爾拉著手臂像在躲甚麼似的，里恩想著這樣的舉動會傷害到奧托，思索該如何安慰才好，轉過頭去奧托卻像個沒出門玩過的孩子似的四處張望，完全不管悠實的舉動，還不時脫隊想走遠被派特森制止，里恩對奧托的認識刷新著，完全不知道該拿他怎麼辦。

「啊！我們去那邊看看吧！」奧托這次直接勾住領路的里恩脖子，扯著人硬是打亂對方的步調，不能脫隊的話，就帶大家一起過去吧！

「咳咳！奧、奧托長官！？」「里恩掙脫不了強勁的手臂，只得勉強跟著，他艱難地回頭望向悠實，像是求助，又像是擔心這樣親暱的舉動會讓悠實不舒服。

「.....」悠實表情有些落寞的看著奧托勾住里恩，走在略後方一些的位置，路上的人潮越來越多了，腳步顯得稍微落後，一面避開人群緩慢地走著，臉上的表情有細微的改變，似是慌張又像害怕著什麼，焦慮地抓著衣襬幾乎就要停下步伐。

越是靠近人就越來越多，四人穿梭在奇裝異服的人成群之中，奧托停下腳步回頭等待悠實跟上，里恩趁機脫離手臂的壓制，心思細膩的里恩完全有接收到悠實些微的心情轉變，他試圖後退遠離，但人潮立刻又把他推回奧托旁邊，難掩臉上尷尬的表情。

「有哪裡不舒服嗎？」奧托向眼神游移的悠實詢問著，他不像以往那樣縮短彼此的距離、沒有伸出手表達關心，只是站著讓悠實接近自己。悠實先前的舉動奧托都看在眼裡，他只是裝作沒發現、假裝不在意，不問原因的接受，大概算是他的溫柔吧。

悠實搖搖頭，雖然上次在情人節前在巧克力店時裡面也是擠滿了人，但是畢竟只是去買巧克力，不會待太久時間，他不習慣待在人多的地方，街上參加活動的人群又明顯比店家的多了，自己的樣子應該不會太引人注目吧？領子有好好地遮住頸部的紋路嗎？下意識拉了拉領口，悠實稍微加快腳步追上三人，不希望這次的活動被自己的問題影響，他努力調整心態要自己不要太注意身旁的人群。

奧托雖然覺得悠實不太對勁，但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他沒有追問下去反倒是湊向身旁的派特森，他搭著肩小聲地咬耳朵。

「看好悠實，但是不准你碰他。」

「你自己去看啦...」派特森仍然眯著眼，不願被牽扯太深。

「他不想我接近阿...」

「.....好麻煩」不論哪個都是，派特森搔著亂髮嘟囔著，不對兩人的相處方式多說甚麼，默默退到悠實旁邊。

抓著衣服的手和慌亂的神情，悠實明顯的透露出不安，看起來相當需要關心一下，精神好起來就不太需要人看著了吧？派特森盤算著，主動向悠實開口。

「那個，」細眯的雙眼盯著悠實的頭上，「耳機有開嗎？聽點音樂會比較好。」或許是心理相關從業人員的第六感，他覺得悠實戴著的東西應該能有效的改善現況。

派特森突然站到悠實旁邊，向他搭話，他楞了楞才消化出對方是在給自己建議，悠實將自己耳機上的按鈕按下、開啟，耳旁圍繞著柔和輕快的音樂，緩和了緊張和輕微的焦慮感，表情也變得輕鬆了。

「謝謝你、」朝對方道謝，才想到自己好像不知道對方的名字，雖然曾經在地下室看過幾次，不過他們並沒有直接接觸過，「.....那個...你的名字是.....？」

「不用客氣，你可以直接叫我派特森，」毫無起伏的表情在某方面來看跟奧托有一點相似，但派特森只是懶而已，不是刻意的，「你走中間吧，有人很擔心你。」他淡淡地說著退到悠實身後，順便稍微幫點忙也不是不行，只是稍微。

點點頭，既然對方都說了好像也不好拒絕，悠實走到中間的位置，四人在人群中走著，街道上十分熱鬧，已經可以看見一些在叫賣的小攤販，各種各樣的東方食物和小遊戲讓人眼花撩亂。

食物的香氣混雜著，里恩墊著腳努力在穿梭的腦袋間確認後頭牌子上寫的字，一旁奧托愜意的看著四周，能擋到他視線的東西不多，轉眼就發現一個有趣的攤販。

「好多圓圓白白的...」

「哪裡！？在哪？」里恩立刻拉著奧托往他說的攤販前進，行動力之高讓奧托也跟在他後頭。

白嫩的小東西一顆顆躺在備料區，與他外表相似的隔壁則是紅色的小東西，老闆在兩區各撈一杓裹上白色粉末，快速的在每一顆上用牙籤戳個不起眼的小洞，小白球滾入淺油中，劈哩劈

哩的發出好吃的聲音，起鍋後稍微放涼瀝油，裝在碗裡撒些甜花生粉，一份美味的炸湯圓就完成了！

「阿，這個你不能吃。」奧托看著最後撒上的花生粉說出殘酷的事實。

「.....我知道。」非但不是他期待已久的元宵，還是他不能吃的炸湯圓，里恩難過的連老闆都感到抱歉，說著可以做個不加花生粉的版本。

「沒有花生粉的炸湯圓不是炸湯圓。」似乎有些道理又像是在鬧彆扭地回絕了老闆的好意。

「悠實要吃炸湯圓嗎？」完全不體貼里恩的心情，奧托回頭問著，挪出一個位子讓人看清楚東西的樣子。

悠實從縫隙看著攤販，點了點頭，「請給我一份只加糖粉的...」開口是一句流利的中文，攤販老闆見到似乎有同鄉出現，高興的聊了幾句，悠實雖然不習慣老闆的熱絡，有些慌張，不過好像也蠻開心的。

然後他最後捧著明顯被加量的炸湯圓的碗，這麼多他吃不完，轉身問旁邊的三人，「...你們要吃嗎？」

「好啊。」奧托率先用小竹叉戳了顆小湯圓吃，但他的表情就跟喝水一樣毫無變化，只吃了一顆就放下叉子。

「那就謝謝了。」派特森拿了支新竹叉戳起兩三顆品嚐，舌上新鮮的感覺讓他嚼的緩慢。

里恩看兩人都嚐了起來，表情相當掙扎，剛剛自己拒絕了老闆的好意，現在卻非常地想吃看看，他抿了下嘴唇，將手伸向悠實的碗中。

「...我也...謝謝...」他沒有多想便拿了碗裡的竹叉，戳了兩三顆一次吃進嘴裡，稍硬的外衣咬下是柔軟的糯米，微甜的滋味讓他笑彎了嘴，方才的陰鬱一掃而空，說著好吃將叉子放回碗裡，不好意思吃太多。



咬著嘴裡的零食，糯米的口感悠實也蠻久沒有嘗到了，自從來到島上之後就很少外出，自然不太會吃到這些點心，畢竟他也幾乎都在吃西式甜點.....
「里恩不再吃一些嗎？還有很多喔.....」看里恩剛剛一直很想吃的樣子，卻只吃了兩三顆就放回去，悠實把碗遞到里恩前面。

派特森慢條斯理的嚼著口中的食物，奧托只吃了一顆就不吃了，果然是不喜歡甜食嗎.....悠實偷瞄了一眼又移回視線，繼續專注地咬著湯圓。

「唔...那、那就不客氣了...」里恩再次拿起叉子，跟著悠實的動作一起品嚐。

奧托張望著四周，天色已經暗的看不清雲朵，渲染了紅光的雲霧都顯得熱鬧，他在遠處注意到一個突出的發光體，被人群掩蓋著看不見全貌，他看著遠方向後頭伸出手。

「往那邊走吧！」回過頭，懸空的手微調方向按在里恩肩上，他收回手開始往目標前進，走得不快，後方兩人還有餘韻繼續吃完已經見底的點心。

派特森已停下竹叉，默默的跟在人群後頭，只要跟著他人背影的感覺很輕鬆，有人開路幫忙撥開人潮、思考目的地，自己只需要享受成果負責放空，雖然小腿開始有些疲憊，但他仍邁著步伐不讓自己被拋下。

悠實跟里恩兩人將碗內最後的小零食解決掉，把清空的碗丟到旁邊設置垃圾桶，跟著走在最前頭的奧托，派特森押後。

因為身高的關係，在眾多的人潮中悠實並不清楚他們前進的目的地是在哪裡，只能跟著最前面的奧托盲目的跟著走，如果被沖散一定會很難找人吧.....在這種人多的地方絕對不想跟認識的人走散，悠實專心地跟著前方的人，沒有再落後。

身旁的人們行走方向逐漸統一，像排著隊一樣向前行，人群後方透著光亮，抬頭可見燈籠的頂部發著光芒，四人走近後才看清全貌，流線型的燈籠曲成類似倒反的Ω型，其中一端像羽毛般散開，巨大的燈籠架在檯子上，前方有兩塊立板，都寫著同樣的句子。

『頭戴大紅花，身穿什錦衣，好像當家人，一早催人起。(猜動物)』，中文寫成的四個句子下附有翻譯，一旁的人們看完句子在紙上寫些甚麼，接著便順著人潮往旁邊較小型的燈籠走去。

「啊！我們走到會場裡了阿...」里恩認出眼前是本次活動的主燈，「有舉辦猜燈謎的活動，我們也去參加吧？」本來就預計先來參加的，剛好能順利接上他自己查到的行程。

派特森在一旁相當安靜，夜晚光線不佳，輕微近視的他要在這個情況下寫字實在傷眼，他表示自己只要在旁邊看著就好。

「好啊，」雖然奧托並不知道猜燈謎是怎麼樣的活動，但聽起來很有趣，這樣就足夠讓他答應了，「悠實要參加嗎？」

「欸？」突然被點名，悠實看著立牌上的句子和前方的燈籠，其實他沒怎麼玩過猜燈謎，而且腦子也不太轉得過來，不知道會不會答題答的得很糟糕，不過這畢竟只是個活動，又有其他人一起，應該沒關係吧，他點了點頭，「不過.....其實我也沒什麼玩過...所以可能也不太清楚流程.....」

「沒關係，志在參加嘛！」里恩笑著回應，猜謎遊戲可是他很喜歡的休閒呢！

獲得悠實同意就等於全員同意了，里恩開心地領著三人前往報名處，會場地圖在事前已查清楚，穿過一些人潮和造型各異的燈籠後便到了報名處，里恩讓三人在旁邊等著觀看他查好的會場地圖，自己一人去排隊報名。

回來時里恩手上的紙張只有兩份，將一份紙筆交給奧托後，他站到派特森的身旁。

「鏘鏘！猜燈謎遊戲的下剋上！我跟派特森一組，萩原長官跟奧托長官一組！」喊著意義不明的奇怪開場音，里恩用手在兩隊間比畫出一面牆，「輸的那隊要負責買待會的晚餐元宵！」一邊搓合著兩人，一邊幫自己謀福利，里恩可是規劃了好一陣子呢！

「來比賽吧！」聽到能叫人幫忙買食物，派特森提起些幹勁配合著搭上里恩的肩膀，況且還可以不用再看住悠實，讓他們倆自己解決彼此間的問題。
「下剋上？挺有趣的嘛！」奧托晃動紙張露出笑容，豪邁的接受戰帖，氣勢上完全沒有可能會輸的樣子。

「咦...咦咦？！」悠實邊發出疑問語助詞邊露出驚訝的表情，為什麼突然要分組比賽了？！而且他還是跟奧托一組，這樣不就不得不面對奧托了嗎？
悠實看著對面的兩人，又看看跟自己同側的奧托，皺起眉，「為、為什麼突然要分組.....」大家一起猜不好嗎...？

早預料到悠實不會直接答應，里恩搬出自己苦思半小時的劇本試圖說服對方。
「本來、原本是想我們三個對抗長官、奧托長官一個的，」里恩像是想裝成甚麼似的手插腰，堅定地繼續說著充滿贅詞的話，「但是、不太公平阿，所以，萩原長官就、就幫幫他吧！」說出口的聲音跟不上腦袋，結結巴巴的總算把劇情推進一個段落。
奧托聽著有些不自然的說詞，他不表示意見，只是望著身旁悠實，等待最終決定。

聽里恩說著分派組別的理由，悠實蹙著眉，不知道應該怎麼回應，可是如果拒絕了好像又很不合群.....畢竟今天的行程是里恩的邀約，或許很早之前就決定分組了？打亂人家的規劃果然不好吧。
「.....唔、...好吧，...我知道了.....」雖然自己腦袋不太好，搞不好還幫不上奧托的忙，悠實垂下肩膀，點了點頭。

「太好了，」幸好不用再搬出其他劇本，要里恩演戲實在很彆扭，「那我們走這邊，不能偷聽我們的答案喔！」他抓著派特森的外套往斜前方走去，刻意不跟著場地規劃的路線避免兩隊碰面。
「那我們走吧。」只有彼此兩人，奧托的微笑相當自然，他向悠實說著便邁開步伐。
只走了兩步距離奧托就回頭確認悠實有沒有跟上，現在他只有自己一個，要在人群中保護悠實又不能太接近，他走得緩慢又不時回頭，在有更好的辦法前只能這樣了。

跟在奧托後頭慢慢地走著，悠實一直低著頭，偶爾抬頭偷看就會發現奧托配合著自己的步調，一直在前方等著他，不讓他落後，也不太靠近他。
是之前迴避的舉動讓對方發現了嗎？悠實想告訴奧托事實，可是又怕對方會擔心，自己又怕違反命令會被電擊，不得已只好維持著這段距離，即使只是好友間的出遊也只能這樣，覺得彆扭極了，可是也沒別的辦法，耳機裡播放著安定心神的音樂，掩蓋過身旁人群的嘈雜，卻無法消除心裏那種悶悶的感覺，不太好受。

兩人順著路線走近一個老鼠造型的燈籠，跟之前看到的一樣，在前方立著兩塊板子。
『左一片，右一片，兩片東西不見面。(猜器官)』
「...肺？」奧托看著題目很直接地說出心中所想，先從人的體內找到自己的答案，奧托的思考確實相當獨特呢，「你覺得呢？」他拿著紙筆詢問身旁人的意見，畢竟是兩人一組，互相討論過再寫上會比較好。

「嗯、嗯.....大概？」悠實歪著頭，眉頭深鎖的看著板子上頭的中文字，他對人體器官不是非常了解，一想到要看到那些血淋淋的東西就覺得恐怖，但是肺臟有兩片這他倒是還知道的，既然奧托覺得是肺臟，他覺得也蠻有道理的，完全沒有往體表器官的方向去想。

「好，那就肺吧。」立刻動筆寫上答案，旁邊路人投來關心的目光，但奧托完全不在意，接著往下一個走去，那是隻牛造型的燈籠。

『幾個人才算團體。(猜數字)』

「...十個？」奧托沒多糾結在問題上隨便說個數字，他這次真的是亂猜了，轉頭望向悠實，或許會有其他答案。

「團體...團體.....——啊！」口中喃喃唸著題目的詞彙，跟著在腦中用中文默唸了幾次才恍然大悟，「是團體啊.....應該是二十個...」畢竟這還是華人的節日，果然多少會藏幾個諧音謎題在裡面啊，悠實指著牌子上的題目向對方解釋，「奧托先生、這是團體中文的諧音.....聽起來很像 英文的二十.....」

「團體阿...」奧托試著學悠實說的中文，確實跟英文很相近，他在紙上寫下悠實的答案，旁邊的路人也同意的點頭書寫。

「猜燈謎滿有趣的嘛，走吧。」好像多少理解猜燈謎是怎麼樣的活動了，他笑著往老虎造型的燈籠走去，愉快的心情讓他完全忽略身體的不適，就像平常一樣有活力。

『小矮人，兩寸長，問他叫甚麼就對了。(猜物品)』

「印章，你覺得呢？」或許是常使用的關係，奧托很快就想出答案，拿著筆的手幾乎就要寫上，他相當確信這是正確答案。

看到題目時腦子裡充滿疑問，聽到奧托的答案才意會出後面那句的含意，悠實點點頭，看著對方將答案寫上。

兩人又往下一個題目前進，周圍的行人不少穿著東方服飾，也蠻多東方面孔的，悠實邊跟著奧托走一邊看著周遭的人，稍微有點懷念起以前的時光。

兩人接著看到了許多動物的造型燈籠，其中還有中國龍的造型，看在奧托這個西方人眼中相當新鮮。他們順著路線逐漸接近那熟悉的大型燈籠，奧托想起那個謎題的答案，眼前羽毛般的造型猛一看確實像鳥類，在他抬頭思考的時候，一陣人潮襲向隊伍，若是從前他早已聽見遠處的人群聲，但現在的他只能專注在自己周遭，有時連悠實發出的細碎聲音都沒聽見。

遠方人群朝這方向湧入，站的跟奧托稍微有點距離的悠實被人潮推擠，還險些被人群跟著帶走，悠實艱難的想維持在原本的位置上，卻不斷的偏離，擁擠的道路讓他又焦慮起來，和陌生人的肢體碰撞使他緊張，但這裡又沒個較空曠的空間能讓他喘息，身高不算高的悠實幾乎要被人海淹沒。

他緊張的抓著自己的衣服，不知道該怎麼辦。

四周的空間變得更小了，奧托回頭注意到悠實臉色不太好，他轉身走到悠實面前隔著難得的小空間，人潮像被分開似的繞過毫不移動的他，他杵在那思索，似乎沒有能夠不接觸就讓對方安心的方法。

「...我可以更靠近你嗎？」他很自然地說著似乎有些害羞的話。

悠實沒有說話，猶豫了一陣子之後還是緩慢的舉起手，拉住奧托的衣角，輕輕點頭。比起在人群中走散，不小心被電擊可能還好一點.....何況現在有衣服隔著，應該沒太大問題吧。

奧托繼續跟著人潮前進，衣服的扯動讓他不必回頭也能確認悠實有跟上，兩人走到了主燈前方，確認答案是公雞後繼續前往下一個造型燈籠，過了主燈人潮明顯散了許多，在豬造型的燈籠前迎來最後一個猜謎。

『姊妹一樣長，出入都成雙，酸甜苦辣他們總先嘗。(猜用具)』

奧托看著這次的猜謎，除了和食物有關沒有其他有用的頭緒，他轉頭望向悠實，先聽聽悠實的想法。

「這題...應該是筷子吧。」看著題目，雖然語句上有著不確定，但是悠實非常篤定就是這答案沒錯，畢竟是自己蠻常使用的餐具，小時候還被糾正過拿法，雖然到軍營之後倒是比較常使用刀叉或湯匙就是了，用的機率大約一半一半吧。

雖然人潮散了些，悠實的手還是抓著奧托的衣角，距離似乎又稍微比剛剛靠近了，但視線仍不太敢往奧托臉上放。

「筷子是甚麼？」手上的原子筆仍懸在空中，奧托並不知道這個詞是甚麼，更不知道該怎麼寫，他疑惑的繼續聽悠實的解釋。

「噢...奧托先生不知道嗎...？筷子就是兩枝長長的...用竹或木製的餐具，」悠實用手在空氣中比劃著大概的形狀，向對方解說，沒想到奧托會不知道筷子是什麼，所以對方也沒吃過東方的食物囉？「是東方人常用的餐具。」

「聽起來很複雜呢...」聽著悠實的說明，奧托大概能想像出使用方法，仔細想想其實應該有見過，只是他沒有注意到。

「那這個答案悠實來寫吧。」奧托將筆遞過去，將手背抵在紙的背後方便書寫。

「啊、好...」接過遞來的筆，悠實在紙上最後一題的位置上寫下筷子兩字，寫的時候靠在紙上的手可以感覺到對方的觸感，悠實寫得有些緊張，好不容易把答案寫完，背後卻突然被經過的行人撞了一下，一個不穩就連著寫上答案的紙張整個人摔進奧托懷裡，耳機在碰撞下稍微鬆動，似乎因觸動到開關裏頭的音樂也突然終止了。

「？！！」悠實一個驚嚇，整個人都愣住了，一片空白的腦袋一時也無法反應，顯然把必須推開對方的反射動作拋諸腦後，一臉不知所措的僵著身體。

臉上熱了起來，悠實的靠近影響著心跳和呼吸，混和著身體的不適感讓他皺起眉頭，他害羞的側過頭無法直視悠實。

「...沒事吧？」奧托輕輕的將手放在悠實肩膀，雖然先前有同意自己靠近，但他還是不像過去那樣直接，即使在心底很想就這樣抱住對方。

耳機在歪斜下幾乎失去了原本的功能，一開始還只是一些些細微的不同聲響，在悠實意會到哪裡不對想抬起手調整耳機位置時，他的手卻像無法控制一樣不小心將耳機整個碰掉了，頓時耳旁傳來許多比街上的人群嘈雜聲更加吵雜的聲音，各種竊竊私語與說話的聲音像水一樣灌入悠實的腦中。

好吵、好吵、好吵.....不要再說話了！

「.....不要、不要、不要再說了...」顫抖著雙手掩住耳朵，悠實緊閉起眼睛，似乎沒有聽到奧托的問句，只是用中文重複著對方聽不懂的句子。

說著聽不懂的語言樣子很不舒服，悠實似乎聽到了甚麼不好的聲音，但奧托只覺得四周就跟平時沒有差別，也或許是聽力下降的影響吧。他張開雙臂將悠實擁入懷中，一手疊上那顫抖的手，在耳邊輕喚著對方的名字，害羞退去，心裡滿是擔心。

全身突然被一陣溫暖包圍，一側的手上也傳來暖意，另一側的耳邊傳來有些快速的心跳和溫柔喚著自己名字的聲音，傳入腦中的嘈雜聲響被同一個聲音取代，和喚著自己名字的聲音交疊著，傳達了擔心和關心之意的句子，悠實漸漸冷靜下來，停止了顫抖。回過神，才知道是奧托正將他緊緊擁抱著，對方的側臉幾乎緊靠著自己，悠實還能感覺到奧托柔軟的髮絲拂過自己臉頰的感覺，頓時感到一陣害羞，但好像有更不對勁的地方。明明已經直接接觸到身體了……沒有觸發抗命的指令嗎？發生了什麼？不明白的將自己掩著雙耳的手拿下，悠實盯著自己的手，蹙著眉思考起來。

「還好嗎？」奧托稍微鬆開手，在頭髮上輕撫著，他望著悠實的雙眼，仍然有些擔心。雖然不再顫抖，但似乎還有些困惑，奧托已經放棄猜測原因了，只希望悠實有感覺好一點。

抬起頭，是對方擔心的眼神，但悠實仍有些茫然，手腕處並無接受到電擊，可是剛剛的觸感確實是有接觸了才對，看著奧托唯一沒有被衣物覆蓋的部分、頸部以上，悠實緩慢的伸手以指尖觸碰對方的臉頰。仍舊沒有感覺到電擊，悠實腦筋打結的更嚴重了，和剛剛腦內的吵鬧聲被取代一起，覺得充滿疑惑，但沒人能解釋為什麼。

悠實的眼神立刻換回方才的害羞，奧托被那薄紅色的雙眼看得緋紅，頰上纖瘦的手指讓心跳和呼吸變的急促，無法靈活思考的腦袋堆滿對眼前之人的愛慕，他捧起悠實的臉龐，情不自禁的向雙唇吻去。他的行為與表情不同，毫不害躁的將舌頭探入翻攪舔舐，奧托緊摟著人絲毫沒有停下的打算，一個月的寂寞在悠實可愛的舉動下傾洩而出，他壓抑不住自己的衝動貪婪的吸吮著，若不是旁邊有人，他的手定已伸進衣物，徵求著床事的同意。



突然意識到這動作很失禮又讓人害羞，悠實紅了臉想把手收回，對方卻先一步捧起自己的臉，下一秒，雙唇被奧托覆上，因為驚訝而微張的嘴被奧托的舌探入，在口內肆虐，柔軟的舌探索著口腔，滑過軟顎和頰側，和他的舌纏在一起追逐嬉戲，舌環刮搔著黏膜牽起一陣酥麻，奧托吻的很深，悠實被親吻的喘不過氣，最後軟倒在對方懷裡。

「哈啊、哈啊...」大口喘氣呼吸著新鮮空氣，淺色的嘴唇被吸吮的發紅、泛著水光，雙眼濕潤的盯著對方，悠實的腦子裡又成了一片空白。

感覺慢慢回到身上，一般街上的嘈雜聲傳入耳中，沒有繼續像水一般灌入腦中，悠實才想到他們還在大街上，他們剛剛等於是在當眾擁吻……

天哪！這也太丟臉了！

臉上的熱度蔓延到耳根，悠實簡直不敢抬起頭，覺得被無數雙眼睛盯著，他不自在的更往奧托懷裡縮，鸵鳥心態的想把自己藏起來，完全忘了自己本來還想避開對方一事。

將雙臂縮緊，他陶醉的擁著自己的幸福，手指梳起悠實脖子旁略長的髮絲，撒嬌的用臉頰蹭著人，他不因為旁人而害羞，也不像在白塔內那樣怕人知道，反倒覺得是獲得眾人的證明，兩人甜蜜的爱情將被深深記住。

奧托的心跳逐漸緩和，卻仍有些紊亂，呼吸相當沈重，像是少吸一些就會不夠似的，這是奧托一個月間的日常，不靠近聆聽根本難以發現，他連日常鍛鍊都改成非激烈運動，避免中途昏倒本末倒置。現在大概是他最脆弱的時期，私下在熟人面前也會展現出撒嬌的一面，在悠實面前更是，只要悠實不抗拒，他想就這樣抱著直到必須回程，雙手不願放開，損失一秒都感到難過。

悠實仍舊緊張的縮在對方懷裡，不知是否是因為被奧托的體溫感染，就連自己的身體也變得暖和起來，臉上的熱度更難退去了。

感覺到奧托將自己抱得更緊，對方像是撒嬌一樣的蹭著自己的頭髮，呼吸卻和平常不同，胸口大幅度的起伏著，悠實耳邊能聽到對方沉重的呼吸聲，覺得似乎不太對勁，然後他想起奧托的病歷本，上頭的資訊記載著藥物治療的副作用，對方現在的狀況很明顯的就是藥物影響的不適。

「奧托先生……你不舒服嗎？」抬起頭來望著奧托的側臉，悠實的眼神中透露出擔心，卻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對方才會好受一些，就算剛剛的吻再怎麼害羞，現在首要的是奧托的身體狀況，所以他並沒有掙扎著想推開對方，既然確定了命令暫時無效，暫時讓一個病人這樣靠著也沒有大礙……雖然這個病人是他非常在意的人。

聽了悠實的疑問，臉上原本幸福的笑容瞬間退去，他皺起眉，用難受的嗓音回答著。

「恩…胸悶和頭痛。」他可憐兮兮的望著悠實，希望能從悠實身上得到安慰，雖然表情是演出來的，但他說的可是實話，而且，這才是醫療員們覺得正常應該有的反應。



看著奧托難受的樣子，悠實又慌張了起來，他並不清楚要怎麼樣改善對方的症狀，或許該先找個地方休息？他轉頭看了一下周圍尋找能坐下休息的地方，突然發現了有不少人正盯著他們兩人看，紅著臉轉回來，悠實低著頭想裝沒事，把險些掉落的耳機掛好，拉起奧托的手朝著人潮散去的方向走，「總、總之先離開這邊……」

好不容易走到空曠處，悠實找到一處有長椅的地方能讓奧托坐下休息，但對方看起來還是很難受的樣子，「我、我該怎麼做...」在外面的話沒有藥物能給奧托，他自己也沒有帶止痛劑，擔心的看著椅子上的奧托，悠實看了看周圍，思索是否該去找人幫忙。

老實地跟著悠實坐在椅子上，對方擔心的樣子也讓人感到幸福，奧托繼續裝可憐耍任性，將悠實摟近自己面前，把臉埋進胸口磨蹭，「陪著我...」他環抱著腰間不停撒嬌，享受著悠實給予的溫暖。

陪著我？



「嗯...」雖然覺得這樣好像沒什麼實際效益，悠實還是乖乖讓對方抱著，被磨蹭胸口的感覺有些癢，他突然想到小時候覺得害怕或難受的時候，母親也會讓自己的頭枕著胸口，聽到安穩的心跳聲就會覺得安心些，看著奧托金黃色的頭頂，悠實的手順過對方柔軟的髮絲，輕輕地抱住對方的頭。

奧托闔上眼沉浸在溫暖而寧靜的氛圍之中，悠實的懷抱、呼吸、味道，每一樣都令他放鬆身心，時間的流逝帶著早春的夜晚輕拂過臉頰，稍涼的微風吹不散心中的暖意，他慵懶的攤在人身，直到胃中傳來空寂的感覺他才放開雙手。

「該去找里恩和派特森了，」奧托起身收回腰上的其中一隻手，「走吧。」他摟著悠實前往兌獎處，絲毫沒有剛才難受的樣子了。

「……咦？」對方放開手站了起來，單手仍摟著自己，悠實不知所措的就這樣跟著奧托往兌獎處，奧托的表情看起來好像已經沒事了，但悠實仍覺得應該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樣子，說不上來為什麼，他就是這樣覺得，「奧托先生...已經沒關係了嗎？」

「嗯，因為你在阿。」奧托微笑說著將頭靠過去，溫和的樣子不想讓悠實太擔心。真說起來怎麼可能沒事呢！但這並不是做點甚麼就能改善的事情，老實回答也只會徒增擔心，所以他選擇迴避重點，回應表層的問題。

聽著奧托說的話，悠實的臉又紅了起來，趕忙把視線移開避免對上，覺得對方每次說出的話都很讓人害羞，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對方。

可能顧及到奧托剛剛才覺得不舒服，又或者是自己也不想要對方放開，悠實在路上沒有將奧托摟著自己的手移開。

兌獎處的兩人已經等了二十分鐘，聊天都聊到口乾，里恩翻著桌上的活動文宣打發時間，派特森則靠在牆邊發呆，他縮著背、手插在口袋裡，下山症候群又浮現出來，眯著的雙眼像是睡著了一樣。高大的身影和深紫色亂髮吸引路過的人注意，刺人的視線讓他渾身不舒服，下山症候群又加一項，牆都還沒靠熱便離開原處，要舒緩下山症候群，找里恩是最有效的方法，步驟很簡單，首先要準備好冰冷的雙手，接著看準沒有衣服遮掩的脖子兩手握去。

「哇啊啊啊啊！好冰！派特森！！」里恩全身彈起，扭動身體抓扯肩旁的袖子。

最後就能獲得大叫著的里恩囉！這個療方真是既簡單又有趣呢！



從遠處就能聽見里恩扯著嗓子的叫聲，奧托摟著悠實上前會合。

「派特森、里恩！」為了蓋過里恩的叫聲，奧托提高音量喊著。

「喔，你們終於來了。」回過頭的派特森微微笑著，這才放過里恩的脖子。

「不要欺負我啦！！」里恩皺著眉奮力拍打做壞事的雙手，伸手疼惜自己稍涼的脖子，轉過身見靠近的兩人親密地走在一起，看來總算是和好了，當初讓他們獨處果然是正確的決定。

「那我們去對答案吧！別忘了輸的那一組要負責晚餐喔！」接過奧托那組的紙筆，四人走到一旁的兌獎處，不一會兒便得到了結果。

奧托與悠實——錯四題。

里恩與派特森——錯四題。

「那就一起去吃東西吧。」奧托伸手拍拍落寞的里恩，乾脆地說出結論，他並不在意輸贏，遊戲的有趣之處本來就是過程。

「恩，」里恩點點頭平穩心情，本想藉機贏過奧托證明自己，結果卻不如預期，雖然這當中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隊友資質的問題，「那就去吃元宵吧！」想起先前瞄到的攤販，里恩露出燦爛的笑容。

悠實一直沒有說話，本來他以為跟里恩和派特森會合的時候他們會對奧托摟著自己的親密姿勢表示疑問的，兩人卻沒什麼反應，只是他自己又想太多了嗎？不過之前里恩本來也以為他跟奧托是朋友的，是因為這個緣故？朋友會這樣摟對方的腰嗎？

腦子裡不斷地想著這些無關緊要的事，被奧托摟著的身體顯然有些僵硬，一直到販賣食物的攤販前都保持沉默，臉上帶著些微紅暈的盯著地板，要不是被奧托帶著走，可能走到哪裡就會撞到哪裡。

「我待會想吃正餐，跟你一起分可以吧？」派特森點了一份桂花口味的，向奧托問著。

「喔，好啊。」奧托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不在乎口味，也跟派特森一樣習慣吃正餐，想要健康的身體就要從健康的飲食開始。

里恩盯著菜單思索著，芝麻、豆沙、棗泥、桂花……，每個都想吃該怎麼選呢？每個都點又吃不下那麼多，果然還是應該要選一個吃才行，芝麻似乎是最多人選的，是因為最好吃還是最普遍呢？這種事...只有吃過才知道吧！

「我要一份芝麻的！」猶豫到派特森他們都吃了起來里恩才點了自己那份。

悠實還在發呆，被奧托的聲音提醒才抬起頭，看到眼前的菜單。

「啊、我要棗泥的……」可是總覺得不吃點鹹的很奇怪啊……，不知道這附近有沒有鹹食呢？但是吃完這一份元宵好像又飽了，這讓悠實有些糾結。

拿到元宵奧托這才放開悠實，不怕燙的一顆吃下，將碗遞回派特森，有嘗到就足夠了，反正也吃不出好不好吃。

接過碗，派特森撈起其中一顆吹涼，熱騰騰的蒸氣飄散，遲遲不敢放進嘴中，敏感纖細的舌頭可承受不起高溫的折磨，好不容易才把剩餘兩顆吃完。

里恩的那份跟悠實一起完成，奧托主動接過交給有些失神的悠實，他依舊沒看出悠實的糾結，像從前那樣保持沉默從旁守護。

「好—軟—喔—」里恩幸福的嚼著元宵，此次行程已圓滿達成，如果胃能大一點吃更多種口味就好了，在派特森吃完後他也吞下了第三顆。

捧著手上熱騰騰的元宵，悠實小心的吹涼了才一顆顆慢慢吃起來，口感跟以前印象中母親包的食物似乎不太一樣，是自己弄錯了嗎？不過一樣很美味。

吃到剩最後一顆，悠實看往奧托，對方剛剛吃掉元宵的動作太過迅速，在他發楞時就吞掉了一顆，「奧托先生要尝尝看嗎？」可能誤以為對方還沒吃，悠實拿著湯匙詢問對方。

「不用，我吃過了。」奧托拒絕了對方的好意，老實地回應著，空下的手再度攬上悠實腰際。

等大家都品嘗完美味的元宵，派特森帶著三人前往附近的餐廳，有著披薩和焗烤一類的餐點，派特森點了一份12吋的披薩讓大家一起享用，畢竟每個人多少都吃了些點心，一人一份很有可能吃不下。

熱騰騰的窯烤薄皮披薩略帶焦黃，被起司包裹住的德國香腸鋪滿整面，邊皮只剩一個拇指寬，奧勒剛葉的香氣讓整體變得柔和不那麼油膩，除了這份披薩，服務員也送上了四杯雪碧和一瓶相稱的紅酒，那是瓶味道濃厚且辛辣的紅酒，黑莓、藍莓等的黑色水果風味為主體，在最後帶著胡椒氣息，用來搭配味道濃郁的肉類相當合稱。

派特森替自己和奧托各倒了一杯酒，與氣氛、美食相配的現在，他樂於享受平時不沾的酒品，和奧托不太一樣，派特森向來沒有醉過。

不喝酒的里恩已經開始吃起披薩，他大口咬下手上那片的尖端，牽出一絲香濃的起司，咬著嘴裡的食物那條起司便隨著晃動，這也是吃披薩的一種樂趣呢！

「悠實要喝嗎？」放下第二杯倒好的酒，派特森看向悠實，「你也可以先喝一點看看。」他拿著一支空玻璃杯等待回應。

聽到奧托的回答，悠實把湯匙上元宵吃完，對方的手又環住了自己的腰，他還是不太自在的調整了一下姿勢，順便偷瞄其他兩人的反應。

里恩跟派特森還是沒什麼反應的樣子，所以他跟奧托這樣的動作不奇怪嗎？.....還是這對西方人來說很正常？想不出原因.....。

來到餐廳裡，盯著派特森拿在手裡的玻璃杯和紅酒瓶，悠實側頭思索著，老實說他並不喜歡酒的氣味，不過如果只是一些些，或許可以試試看，紅酒嘛，應該還好吧。

以前也有過一開始不喜歡的食物吃了之後突然愛上的經驗，既然現在是和朋友們一起，試喝一些也無妨，畢竟不嘗試過就不會知道口味到底如何，他點了點頭，「我試試看...先給我一點點好了。」

「來，不用勉強。」看對方的樣子應該沒喝過多少，連自己的底線都不清楚，派特森僅交給悠實相當少量的紅酒，避免不必要的意外。

奧托收起手套豪邁的咬著披薩，跟里恩的吃法差不了多少，但他嘴邊明顯乾淨許多，起司沒牽出、香腸也沒滑落桌面，或許是奧托的餐桌禮儀相當優秀，又或許是里恩根本沒好好學過餐桌禮儀，坐隔壁的派特森看不過，抽了幾張面紙放到里恩手上，他已經懶得糾正了。

「謝謝。」接過玻璃杯，悠實先把杯子放在旁邊，拿起一塊披薩吃了起來，剛剛吃完元宵就一直想吃鹹食，他小口的咬著披薩，就怕上面的料一個不小心會掉的到處都是，他不想吃的像里恩一樣掉來掉去，一邊吃著披薩偶爾喝幾口雪碧，感受氣泡飲料特殊的口感，吃完之後才認真的研究起那杯一點點的紅酒。

盯著杯子裡透明的酒紅色液體，紅酒的氣味從杯裡散出，其實香味還蠻吸引人的，只是他以前沒試過，他喝過的只有米釀造的酒而已，拿起杯子，他鼓起勇氣嘗了一口。

酒的氣味相當濃烈，喝下時混和著果香的濃烈氣味充滿鼻腔，酒精刺激著味蕾，總覺得意識有種快要飄起來的感覺，悠實臉頰發紅，半睜著眼睛，似乎已經有些醉了。

「你還好嗎？」奧托用乾淨的左手指背蹭向悠實發熱的臉頰，感覺已經醉了，他自己已經喝完一杯臉也微紅，但精神狀態仍相當良好。

對面派特森用叉子戳著披薩吃，雖然他確實怕燙，但其實只是習慣用叉子罷了，他緩慢的嚼著食物，看起來要好一陣子才會吃完。

悠實呈現呆滯狀態的看著奧托，腦袋一斜就靠倒在奧托肩膀上，然後一臉委屈地開始發起牢騷，關於他雙胞胎上司的莫名其妙……月季花的陰晴不定，什麼日常生活的小事都拿出來說了，「為什麼要下那種命令嘛！不能接近實驗所的話……害我……報告還要找人轉交……」含糊地說著抱怨的話，悠實把能說得說完一輪之後突然開始小聲地抽泣起來，完全沒有預兆。

難得聽悠實連續說這麼多話，顯然醉得嚴重，這酒量完全可以與會起酒疹的里恩排在同一個位置，三人默默地聽著不盡清楚的醉話吃著自己手上的食物，奧托有時附和、有時回應話題，但大多都沒有得到悠實的回應，他有些不知所措，想關心喝醉的悠實卻不知道該怎麼做比較好，拿起酒杯啜飲著，或許悠實還沒吃飽？

「要吃嗎？」他戳起一口大小的披薩送到悠實嘴邊，沒有得到期待的回應，但又子上的披薩還是被吃下了，餵了幾口，奧托伸手拿起自己的紅酒往悠實那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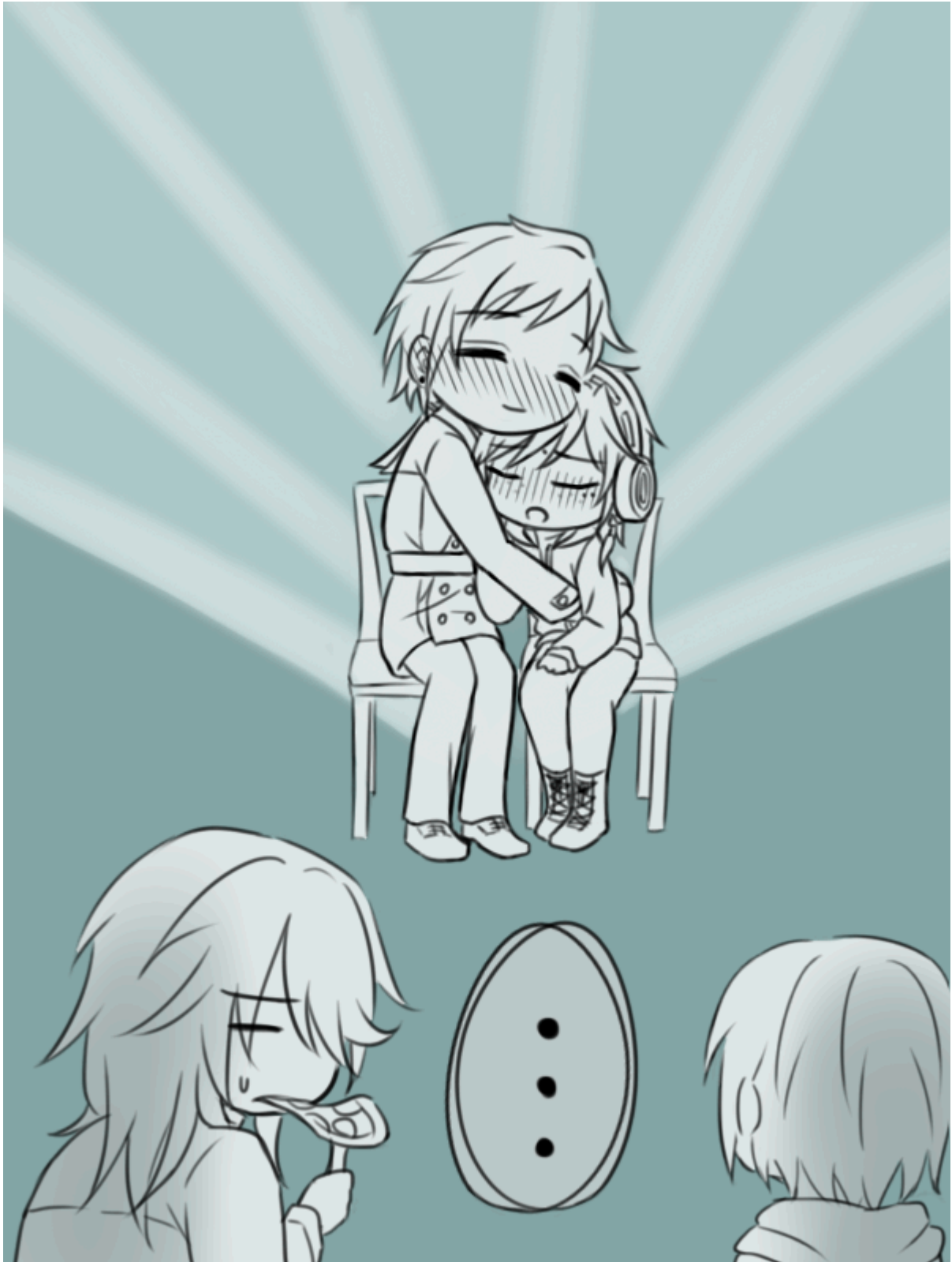
「不行、不行，他不能再喝了！」里恩迅速起身抓住奧托的手，杯中低淺的紅色震了一下，旁邊的派特森也跟著搖頭，要奧托放下手中的紅酒。

「...好吧。」看著悠實繼續自顧自地說話，奧托放下紅酒繼續吃晚餐，偶爾餵餵肩上不太能溝通的人，雖然無法聊天，但他的情緒仍被酒精帶走，完全掩蓋不了好心情。

聽到悠實說起被下的命令，奧托依舊愉快地喝著雪碧，不管悠實是因為什麼不再來到他的辦公室，他都接受，亦不抱怨。晚餐已接近尾聲，餐桌上只剩派特森悠閒的嚼著披薩，奧托專注看著悠實的臉龐，替他擦掉唇上的油漬，順手在頭上撫摸幾下，又喬了位子讓悠實靠著自己胸口伸手環抱腰際，豪不在意他人目光親暱的抱著。

派特森獲得了嚴重的心理攻擊，扭頭不看對面裝作沒人、去廁所洗手呼吸新鮮空氣、與里恩說話轉移注意，最後，只要習慣了，其實也沒有那麼難受呢...他試著說服自己專心把食物吃完，越快吃完就能越快脫離眼前的閃光彈。

里恩的心情也不好過，兩人能和好甜蜜他是相當開心的，但身為電燈泡的自己杵在這實在尷尬，只想盡快離開現場。



里恩看著自己的小筆記本，自己規劃的行程還有幾個沒用上，現在看來是不需要了，他繼續計算著預算卻隱約聽見有人在吸鼻子。抬頭一看，悠實居然哭了起來，而旁邊的奧托閉著眼看起來像睡著似的沒有發現，他暗自慶幸自己不會有醉成這樣的時候，拿起衛生紙替悠實擦臉，淚水卻持續流下，看這樣子待會很難清醒吧...

「奧托，該準備回去了。」派特森伸手拍著肩膀，他知道奧托不是一醉不醒的那種，給些時間是能酒醒的，也必須讓他醒，不然可沒人能把他拖回營區啊！

「喔，好...」奧托睜眼後才注意到身上的淚人兒，他挺起身瞬間醒了一半，擔心、慌張、不知所措，一見悠實的眼淚他整個人都慌了，即使知道那只是喝醉也一樣，「悠實...你還好嗎？」他接過里恩手上的衛生紙輕輕拭去滑落的淚水，在微紅的臉頰上撫摸著。

悠實仍繼續抽泣著，他伸手抱住對方，像是受挫折的孩子一樣，繼續靠在奧托身上哭，沒來由的想靠著哭來發洩情緒，酒精讓悠實沒辦法控制自己。

不只膽小、冒失、沒特別擅長的事，在軍中簡直一點貢獻都沒有，還這麼愛哭，一定會被奧托討厭的吧，雖然理智上很想控制自己的眼淚不要在掉出來，可是越想到自己和對方的差異是如此龐大就覺得更加討厭自己。

為什麼自己是這種個性呢？如果他能更有用一點.....

他緊抓著奧托的衣服，雖然自己是這種樣子，還是不想要對方討厭自己。

奧托將手臂緊緊的環住悠實顫抖的身體，手掌在背部上下安撫著，把悠實包進自己懷抱中。「我在這...」他低語著縮緊雙手，希望自己的存在能給對方帶來安心感，就像他從悠實身上感受到的那樣。

聽著奧托的聲音，被緊抱在懷裡，悠實的哭泣聲逐漸微弱，轉為安穩的呼吸聲，他閉著眼睛感受奧托身上的溫度，和自己不一樣，非常的溫暖，對方的體溫、氣味、心跳和聲音，全部都讓他感覺安心，不想要奧托離開自己，可是又被月季的說法所牽制。

好想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心情、他好想讓奧托知道，自己是喜歡奧托的。

如果就這樣說出來的話...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可是現在他覺得好累好累，好像剛剛用掉了所有力氣一樣，想將意識沉入夢中.....所以，先讓他休息一下。

.....如果醒來的時候，能得到告白的勇氣就好了。

悠實總算穩定下來，他們雖然想立刻回白塔，但奧托沒有那個力氣帶悠實回去，也不願意里恩或派特森來代勞，他必須再休息個十幾分鐘才行。清醒的兩人向櫃台結完帳後遞給奧托常溫的開水，接著便善用時間到外頭採買這次的伴手禮，里恩挑了幾家店把所有口味都買齊了，心滿意足地拎著兩大袋回到店裡，派特森手上也有一盒，那是他自己的下午茶點心，難得出門一趟就奢侈一次了。

已經過了好一陣子，奧托喝下杯中最後的開水，酒醒的差不多也恢復了體力，他嘗試用側抱的方式站起，可惜力量不如以往，改用揹的方式帶回軍區。

才剛酒醒的身體只能慢慢走在街上受冷風吹襲，晚風雖冷也吹不散背上的暖意，即使如此，揹著一個人的負擔對現在的奧托來說是相當巨大的，心臟強烈的砰砰跳著向主人抗議，這樣的陳情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連眉頭都沒動一下。

半路上，里恩和派特森一發現路邊有椅子便讓奧托坐下休息，即使表情沒有徵兆，不用多想也知道奧托是硬撐，他老實的休息了一會才繼續啟程。



回到軍營已接近熄燈時間，奧托筆直的前往第一宿舍，將人帶回自己寢室，讓里恩去打理悠實的點名。奧托從衣櫃裡拿出訂來的中式睡衣替悠實換上，用溫濕的毛巾擦擦那睡顏，自己梳理完畢後便倒上床鋪，抱蹭著心愛之人用晚安吻為今天畫上句點。

晚安。